



人与自然

临湖而居

沈天鸿

临湖而居。默念着这四个字,水波就荡漾起来,涛声就将人温柔地摇晃——

这是真实的:光和空气都有水的透明,水气的滋润。波纹,在不断地进入草木,进入建筑,渗进人心……

很容易想到梭罗的散文集《瓦尔登湖》,和因为他这本书而著名的瓦尔登湖。我一直以为瓦尔登湖碧波浩淼,茫无涯际,写到这里忽然想起这印象毫无根据,于是查了一下,惊奇地发现它不大,水面仅61亩,绕湖一周也就2.7公里。由此可见文学具有“放大”功能。不过,作为临湖而居的湖,也可以了。梭罗在这湖畔住了两年。但也有人调侃:瓦尔登湖距康科德市只有2公里,朋友在康科德的饭店大喊一声,梭罗立即就出现在朋友面前了——这就是当代城市和大自然理想的距离?

我曾临湖而居二十余年,那湖面积135平方公里(20余万亩),汛期,湖水直达我居住的屋前,四季涛声入梦。我写作的作品,几乎都与它有关,但我没有写出一本像梭罗《瓦尔登湖》那样事无巨细流水帐一样记下来的书。现在仍然没有这想法,以后也不会。都在湖边居住,区别应该在于我是从出生起,就自然而然地住在湖边,并且远离市镇,而梭罗是怀着一个想法,选择离康科德市只有2公里的瓦尔登湖边住了2年。

这是城市和自然的区别。

如果将《瓦尔登湖》作为文学作品,我几乎读不下去,它仅仅是一个人的日记而已。

我,或者说中国人,和梭罗相同的是临水而居。

临水而居可能主要是中国的文化观念。虽然水是生命之源,文明之母。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文明都离不开水,

但没有哪个国家或者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亲近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是逐水而居。我甚至以为,中国的文化,到了使用毛笔和墨时,才润泽、鲜活、灵动起来的,而毛笔和墨依靠的就是水。

水理所当然地流进了中国的建筑。村庄、城市总是被安置在纵横交织的池塘、溪流、湖泊之间,徽州的村庄还将水引到家家门前,甚至引到家中,彻底地户户流水,这,不能仅仅用方便用水来解释。那引到门前、家中的流水,流动的是灵魂——中国的建筑强调人文景观存在于风景之中,体现中国文化内涵,而其灵魂就在于水。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东西方各国古代都因此产生了占卜等有关专业。中国古代产生的有个风水学。“风水”这个名字就颇有意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圣人孔子说的,但风水学的命名却就把山丢掉了,只看重水。建房选址上,风水学更强调“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水为气之母,有山无水休寻地。”而水以湖最佳。北宋文学家、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写道:“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赏游之,信然。”——从中晚唐起,士大夫们要求身居市井也能闹处寻幽,唐长安、洛阳和宋开封都建有大量第宅园池,从《洛阳名园记》一书中可知它们都必有水,而且以临湖的“湖园”为上上。这些名园各具特色,这种根据造园者对山水的艺术认识和生活需求,因地制宜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的这些名园,历史给了它们一个共同的名字:“写意山水园”。

临湖而建的住宅,深得写意之神,即使门窗关上,室内的空间也仍然向

着浩淼的湖水敞开,而浩淼的湖水,也将它的开朗、浩阔向室内的人敞开——那墙和门窗,本就不是为阻隔水声而设的,本就不能隔绝水声;即使枕上入睡,也仍然会风涛——吹成梦,枕上醒来若有痕……

因此,即使不是士大夫的庄园,只是平民百姓的民居,中国人也会极其认真地尽自己最大可能建造好。这是中国人与梭罗的不同,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建造的,只是个仅仅花了28块1毛2分5的临时住所。

西方著名建筑师霍尔在《感知问题:建筑现象学》中说:“建筑就是通过感知现象的沉默来诉说的。”他说的不是水,但我以为,这提供感知的沉默的现象,最好的应该就是水,尤其是浩淼无际的水。这样的水所构成的“空虚空间”,就成了在我们家庭生活与日常世界的一处神圣空间,在每一个家庭的室内空间里,就有了液化的阳光相互舞蹈交织在一起的跳动。

现代都市生活的悲剧之一,就是城市建设把人们跟天气日常变化的不可预见性和诗意隔开。这一点,在“现代建筑”盛行的今天,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何况人本来就是建个房子把自己关起来的动物?但临湖而居,这种阻隔即使不能完全消失,也消失得差不多了。

湖水与居住的建筑,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东西,但当它们也毗邻而居,就都因为对方的存在而有了喻象性或象征性。而喻象性或象征性即使不是文学化的,也是文化的,这样根本不同的两种喻象并置在一起,处于其中的人就会感受到它们产生了一种动态的张力。霍尔说:“在张力中工作,就会呈现一种独特的意义和强度。”我补充一句:这种意义就是诗意,这种强度就是人性和自然叠加的强度。

诗和远方

晚钟(外一首)

沙翁

晚钟再次响起。暮霭,敲落一枚松子。况味久远
西天的流云,越来越稀薄
像不远处村头,最后几缕炊烟

你听到的钟声,已经转凉
每一声,都很沉重,且十分锐利
一个踽踽独行的。几只
低徊的宿鸟。黑暗自林间渗出
松脂,似水流年

你生命的钟声曾长着羽翼。梦境
高过松林。数声钟鸣之后
枝丫,落满灰烬

夏日看雨

高温愈演愈烈
忽然,就下起了一阵雷雨
对面马路上
那久违的雨花,一朵追逐着一朵
一朵则追逐着另一朵

盛夏的雷雨是个奇迹。但奇迹总是在某一个不确定的时刻现身
然后又突然消逝
像琉璃瓦上遥远的星云

天际,偶尔还有雷声滚过
看雨的人,形销骨立

你看到了雨点
你也就看到了星河

清明(外一首)

曹永鸿

两只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两只蝴蝶和一个小孩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它们飞呀飞呀,飞了一会儿就不见了
但它们的翅膀仍在那儿飞
正午的光砸开湖面。湖面上
无数个精灵在翩翩起舞
无数只蝴蝶和小孩
在阴阳两界交换面孔

请宽恕我们这些陌生者
闯入你们的钟声,请宽恕
他们的污浊和罪孽。在清明日
所有的死者都将复活,而生者
不过是那翩翩起舞的蝴蝶的隐喻

离开

拨开几丛茂密的细雨,就像拨开自己几十年的光阴
1996年7月4日,风雨中的
安庆码头
我回头望上一眼
船向遥远的九江驶去

还需要经过多少路途才能
抵达广州
还需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
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江波啊,我离开的时候
泪水为什么依然
奔涌不息

信息时报副刊邮箱: xxsbfk@163.com

流年背影

读“破书”万卷

椿桦

我的“阅龄”最早可以追溯到六七岁,当然,那时候读的都是小人书。一位驼背老人挑着的两个书柜,就是我童年的“流动图书馆”。每当小学的下课铃声响起,我就会在老师转身离去之际,跑出教室,来到早已等候在外的老人身边,递上一分钱,挑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小人书,蹲在墙角,美美地翻阅起来。没多久,其他的小读者也陆续赶来,很快就将墙脚排满,那场面,比如今城市里的图书馆壮观多了。

后来识字多了,小人书已经无法适应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过,那时候除了课本和小人书,想要接触其他读物,并非易事,不只是乡村书店难觅,更因为没钱买书。大约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两本旧的《少年文艺》杂志率先提升了我的阅读层次。这两本杂志究竟是如何获得的,里面都有些什么文章,我现在已毫无印象。但有两点印象还储存在记忆中:一是,两本杂志都很破旧;二是,因课余时间要帮家里干活,两本杂志主要是放牛时趴在牛背上、打猪草时躺在草坡上读

完的。

两本《少年文艺》几乎让我染上了“读瘾”,接下来,只好想方设法找人借书读。《故事会》《今古传奇》《读者文摘》《辽宁青年》等杂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比较常见,也是我看得最多的几种读物。由于没钱买书,我所读过的课外书基本上都是旧的,有的书甚至是别人遗弃的没头没尾的破烂。

那时候看书,不求甚解,只图情节或故事好看。见到书,虽然不至于如饥似渴,但对书的亲切感,却是与日俱增。渐渐地,我收集了一些旧书,多数是向别人讨要而得到的,也有少数是亲友主动赠送的。

读中学时,因为同学们的文化层次相对较高,读友自然就多,借书也就容易一些。这个时期的阅读,以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为主,我读得最多的是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作家的作品。书的来历大多不明,都是同学之间相互传阅,也不知道谁是书的主人。武侠小说最令我着迷,下课读,放学读,晚休时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读,甚至,上课

时用码得很高的课本来掩护着读。因为武侠小说看得多,我那时还偷偷写过一篇千余字的“武侠小说”。不过,那纯粹是写着玩儿,与“文学”无关。

真正让我对小说产生文学概念的,是一本《中篇小说选刊》。杂志的来历依然不明,后来也不知道是书传到我这儿就没人要了,还是我没有认真去追寻它的主人,最终我收留了这本已被折腾得像棉絮一般的“流浪的书”。

在离开村庄去外地生活之前,我收藏的图书和杂志已有上百册,其中的旧书占九成以上,其中最老的旧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书经过了很多人的手,其中想必也有学者、大师的手吧——这样一想,就越发觉得旧书的珍贵。

参加工作后,依然有逛旧书摊的习惯。再后来,手头宽裕了,买的新书渐渐多了起来,不过,读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到现在,几乎是“买书如山倒,阅读如抽丝”。所以,每到“世界读书日”,捧着装帧精美的新书,我总会想起年少时在乡村读“破书”的情景。